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

四川系列

红楼梦叙事论稿

*Comments on the Narrative of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李庆信 著

《红楼梦》既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峰和集大成之作，也是最近于近现代小说形态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在小说叙事上，比之中国其他古典小说，它与西方近现代小说有相对更多的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不是完全相同，而往往是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本书以《红楼梦》叙事文本为依据和指归，以西方小说叙事学为参照或参考，适当借鉴其他西方现代美学、现代文论的个别观点、方法，并结合中国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和特殊范畴，对《红楼梦》叙事诸多方面、诸多层面，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和探讨，提出了不少创见和新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红楼梦叙事论稿

李庆信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叙事论稿/李庆信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1. 11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四川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2666 - 2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7510 号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四川系列

红楼梦叙事论稿

著 者 / 李庆信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吴 丹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班建武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1

版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 355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666 - 2

定 价 / 6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之爱 传承久远

(总序)

侯水平*

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和筹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终于就要面世了。

这部学术文库，承载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数十年来在学术之路上艰苦跋涉的思想印迹，是专家们上下求索的智慧结晶，是用生命做学问、用心血著文章的光荣见证。

学术何谓？古语云：“学术”乃“学问、道术”。这是一种字面的解释，而我更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学术是学者的生命，是学者立身存世的唯一道理。“士大夫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当学者毕其一生之力，旨在于“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萃取思想之精华传之后世，则他的生命必将伴随他的思想获得永生。

而把学者们浸透生命和智慧的心血之作，精心存留和宝藏，用以昭示社会、启迪后人，则是我们编辑出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之良好愿望。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真是一件令人无比欣悦的快事。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走过的三十多年风雨历程，既有坎坷颠簸的曲折，

* 侯水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亦有壮怀激越的豪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发奋图强，追求卓越。遥想当年，我们只是一个仅有几十人的哲学研究所，如今发展成一个拥有近 700 名正式职工、300 余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学者云集，人文荟萃、学风浓炽，规模在全国位居第二的地方社会科学院，其中的沧桑巨变，令人不禁感慨万千！

我院现有 15 个研究所，研究领域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新闻传播、管理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民族学、宗教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民商法学、区域经济学、巴蜀文化研究、文化发展学、产业经济学、康藏研究和灾难学等 8 个学科被省委宣传部批准为重点学科；中国发展新闻学、党建与基层治理、现代服务业与市场体系、中国哲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俗文化与三国文化、农村现代化与社区发展、社会变迁、移民与客家文化、环境经济学、人口与劳动经济学等被确立为院优长学科。在巴蜀文化研究、康藏问题研究、客家文化研究、文艺学研究、钱学研究、词学研究、三国文化研究、三星堆研究、农村经济研究、法学研究、道教文化研究、人力资源研究、教育学研究等领域，我院具有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我院还有 1 个研究生学院，拥有 5 个一级学科，44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一个博士学位授权，以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我们还主办了《社会科学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中华文化论坛》、《中国西部》等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和全国公开发行的经济专业大报《经理日报》，创办了“四川社会科学在线网”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网”两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门户网站。

三十多年来，我院会聚和培养了大批优秀科研人才，神话学家袁珂、经济学家林凌即是杰出代表。专家学者笔耕不辍，凝结出累累硕果。这些研究成果既关乎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也涉及理论前沿和学科建设的众多领域。从历史到现实，从实践到理论，从重大问题到热点难点，从规划方案到决策咨询，从学科建设到理论创新，涉猎既广，钻研犹深。既有载誉全国的大型理论专著《毛泽东思想史》、《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与创新》、《邓小平理论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有充分反映地方文化特色的《四川通史》、《巴蜀文化通史》、《巴蜀文化



系列丛书》、《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全蜀诗》、《巴蜀艺术丛书》、《客家文化研究丛书》等；还有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中国神话史》、《环境经济学》、《中国发展新闻学》等。此外，我院专家学者还屡屡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全国权威报纸杂志发表论文，不断在全国最前沿的学术阵地上发出我们洪亮的声音。

近年来，我院加强了应用对策研究，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确立研究课题，以我们对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持续深入关注，发挥省委、省政府“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我们在“西部大开发研究”、“三个转变研究”、“四个跨越研究”、“成渝经济区研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可行性研究”、“城乡统筹发展研究”、“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研究”、“市州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逐渐树立和形成了良好的智库品牌。

本系列学术文库正是我院众多优秀成果的代表，她既体现了我院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实践的精神和理念，也体现了我院专家学者传承文明、弘扬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书中所存留的，既是专家学者们用心结撰的心血之作，更是我院在三十多年中所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存在于专家学者们对学术的深沉热爱，以及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之中。

当曾经被珍视的传统和价值被急功近利消解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学者，仍用他们对学术的坚守，践行着对生命的承诺，不虚妄不矫饰，执著信念，呕心沥血，只为萃取思想之精华，只为让学术远离浮华和喧嚣，回复最初的纯洁和美好。

我们的专家学者对学术的热爱，理当受到尊敬和铭记，他们的学术信仰和传统，也理当被发扬光大，传承久远。

我相信，这部学术文库的诞生，必将成为一座学术高峰，成为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志与象征，我们未来所要做的，就是沿着它立定的高度，不断地攀登和超越。

我相信，学术的神圣和崇高定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安宁和幸福。

2011年8月

目 录

导 论 一部超越时代的伟大古典小说	1
第一章 《红楼梦》叙事观念的更新与叙事文本的嬗变	6
一 叙事观念的更新	6
二 叙事文本的嬗变	13
第二章 从说书人叙事到叙述人叙事的转化	
——《红楼梦》叙述方式的突破性与折中性	24
一 “说话”体小说与说书人叙事	24
二 《红楼梦》叙述方式的突破性与折中性	25
第三章 从石头故事到石头叙事	
——由中西小说比较论《红楼梦》基本	
叙述框架的超前性与独创性	36
〔引言：《红楼梦》叙述分层问题上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是把 《红楼梦》叙述分层复杂化，二是根本否定《红楼梦》存在叙述分层〕	
一 中西小说叙述分层发展历程及其差异所在	37



二 《红楼梦》基本叙述框架的构建 ——兼议“四层”说和“三层”说	42
三 《红楼梦》基本叙述框架的超前性与独创性	47
第四章 《红楼梦》的叙述人多视角复合叙述	55
一 叙述视角的概念界定以及《红楼梦》对传统小说 无节制全知视角的突破	55
二 《红楼梦》的叙述人多视角复合叙述	57
第五章 《红楼梦》的人物叙述话语与视点聚焦	67
一 《红楼梦》的人物叙述话语	67
二 《红楼梦》的人物视点聚焦	73
第六章 《红楼梦》的叙事范型：	
隐含作者回忆与自叙的虚构叙事	84
〔引言：胡适“自叙传”说的历史功绩与理论失误〕	
一 话语层面：隐含作者回忆的石头叙事	85
二 故事层面：隐含作者自叙的宝玉视角	89
第七章 《红楼梦》隐伏预示的双关性及其创作心理动因	99
〔引言：《红楼梦》叙事本文中隐伏的预示，与西方小说叙事本文中 “明确公开”的预叙虽有相通之处，其话语形态或表现形式却大异其趣〕	
一 《红楼梦》隐伏预示的双关性	99
二 《红楼梦》隐伏预示的创作心理动因	109
第八章 《红楼梦》叙事时空的宏观构思	114
一 “以大观小”：以无限的尘外（宇宙）时空 观照有限的尘世时空	115
二 以虚涵实：以虚化的背景时空涵容实在的具体时空	118



三 以幻对真：以梦中幻境时空对应梦外真实时空·····	122
第九章 《红楼梦》叙事的诗化倾向 ·····	126
一 悲歌与挽歌：《红楼梦》叙事的抒情基调·····	126
二 痴情与情痴：《红楼梦》人物形象的诗化·····	130
三 意象与意境：《红楼梦》艺术描写的诗化·····	136
第十章 《红楼梦》前五回中的亚神话叙事 ·····	143
一 原神话与亚神话·····	143
二 《红楼梦》前五回中的亚神话 叙事建构及其艺术表现功能·····	145
第十一章 《红楼梦》叙事本文中的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 ·····	159
一 本文的“召唤结构”与《红楼梦》的永恒魅力·····	159
二 《红楼梦》叙事本文中的不确定性·····	161
三 《红楼梦》叙事本文中的意义空白·····	167
第十二章 《红楼梦》的叙事体制：章回体的衰变与困扰 ·····	174
一 章回体制与“说话”艺术·····	174
二 《红楼梦》叙事体制上的变革·····	176
三 《红楼梦》叙事体制上的折中·····	182
四 《红楼梦》叙事体制上留下的遗憾和启示·····	187
第十三章 作为《红楼梦》叙事话语 特殊成分的诗词曲赋 ·····	189
〔引言：小说中的诗歌（广义）是一种“两栖艺术”，衡量其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如何，不能就诗论诗，更应看其是否融入小说文本，成为小说叙事话语的特殊有机成分〕	
一 《红楼梦》与中国小说“文备众体”的传统·····	190
二 《红楼梦》叙述人诗词曲赋的小说化·····	192
三 《红楼梦》人物诗词曲赋的小说化·····	196



第十四章 《红楼梦》叙事中的影笔与“影子”说新解	209
一 传统“影子”说辨析	210
二 旧说新解：“影子”与影笔	212
第十五章 甄、贾宝玉“对子”建构的现代解读	
——《红楼梦》叙事特异形态研究之一	224
一 贾宝玉复合形象系列与甄、贾宝玉“对子”建构	224
二 甄、贾宝玉“对子”建构的现代解读	226
第十六章 石头与神瑛异同及其和贾宝玉关系辨析	
——《红楼梦》叙事特异形态研究之二	239
〔引言：程本妄改脂本（硬将石头与神瑛捏合为一）引发的石头与神瑛异同及其和贾宝玉关系问题的历史公案，迄今众讼纷纭，莫衷一是；个别资深红学家更乱上添乱，由此提出“真假神瑛”的奇谈怪论，这些都严重干扰了一般读者对《红楼梦》叙事文本的正确接受和正常解读〕	
一 程本妄改的症结所在及其严重后果	240
二 对有关程本妄改种种评说的评说	246
三 石头与神瑛异同及其和贾宝玉的三位一体关系论析	252
附录一 《红楼梦》：带有“跨元”异彩的性格小说经典	258
附录二 《红楼梦》象征形态论	289
附录三 一声两歌 一手二牍	
——论《红楼梦》的“隐复”之笔及其两面运思方式	299
附录四 一个主观化的“复合人”幻影	
——可卿为钗黛“合影”说新解	309
后 记	324

导论

一部超越时代的伟大古典小说

中国小说源远流长，形态多变。从古至今，中国小说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古义“小说”到今义小说，从传统形态小说到现代形态小说的演进、蜕变过程。

刘廷玑云：“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①此言极是。“小说”二字，始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②。《汉书·艺文志》则称：“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并将“小说家”列于九流十家之末。桓谭《新论》亦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③说法不尽相同，意思有一致之处：都视“小说”为远于“大达”的“琐屑之言”，“不本经传”的“街谈巷语”，或“近取譬喻”的“丛残小语”。当时的所谓“小说”，范围很宽，内容很杂，也无特定的形式体制，与后世之小说名同实异。中国小说，作为独立于各种经史子书和丛杂语录之外的独特叙事文学形式，则大致发轫于六朝志怪，成熟于唐代传奇。北宋以降，“说话”勃兴，自此中国小说便呈双水分流态势：一为文人小说，从唐人传奇之后，虽渐趋式微，然余绪绵延，直至明清，且出现了《聊斋》这样的

① 《在园杂志》，《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页。

③ 见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拟李都尉陵从军》注引，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1页。



杰作；一为话本小说（包括话本、拟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从宋元至明清，日益繁荣，蓬勃发展，并出现了号称“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样的优秀长篇巨著。两类小说，各有特点，各有短长，在审美旨趣和文学承传上也各有侧重：文人小说重抒情“言志”和文章辞采，较多继承了中国文学的“诗骚”传统；话本小说重写实“载道”，语言一般较为俚俗（只《三国演义》等少数作品是用浅近文言），较多继承了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

《红楼梦》的出现，打破了文人小说和话本小说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的文本表现出中国小说双水合流的奇特景观。《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彻底摆脱了一切依傍，完全由文人自出心裁、独立创作，并带有作者自叙色彩的长篇白话小说。在小说形式、小说语言（包括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和写实手法方面，它更接近于话本小说，却又大大突破了话本小说的“史传”传统、说教倾向和僵化模式；在小说内容、小说旨趣和抒情风格方面，它带有文人小说特点，却又大大发展了文人小说的“诗骚”传统，摆脱了一般文人小说幻而失真、虚而近妄或华而不实的主观随意倾向，在充分现实、高度写实的基础上，融真与幻、实与虚、雅与俗、文与白、现实与理想、诗情与哲理于一体。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红楼梦》不只是一个划时代的高峰，也是一座跨时代的桥梁：一方面它总结过去，堪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集大成之作；一方面它又沟通未来，其小说形态、小说艺术上的某些重大突破，已经超越了时代，与十九世纪以来的中西近现代小说不无相通之处。有的小说史家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崭新的小说形态建立于‘五四’时期。但这种变化的源头，可上溯至戊戌变法前后。‘小说界革命’口号下创建的‘新小说’，无论是内容或形式，都已经开始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产生许多新的因素。小说总体在量变中发生着局部的质变。到‘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小说进一步从审美意识、道德情操、价值观念等深层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实现了向现代化的飞跃。”^① 作为对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评估，这一说法大致不算错；但把中国新的小说形态“源头”仅仅“上溯至戊戌变法前后”，并把小说形态变化的原因完全归结为“西方小说的影响”，这就把话说得太绝。

^①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前言》，引自陈平原《二十世纪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小说形式的现代化，虽然曾借助于外来影响，即西方小说影响，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形态本身也在孕育并逐渐发生新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恰恰为中国小说形式的现代化提供了内在依据或内部机制。

已故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在论及中国小说形态本身的“演化”或“自然进化”历程时，曾经特别强调指出：“十八世纪是中国小说发展的繁荣时代。将来，我们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小说的发展比同时期欧洲小说的发展更具突破性，或者至少在其性质上更加深刻”；其中，尤其是《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它为文学作品描写个人及社会经历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领域直至很晚才为欧洲文学家所掌握，而且没有取得曹雪芹那样大的成功”^①。我认为，这一评估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如果我们不把小说形态仅仅归结为某些小说形式因素（如结构形式、叙述方式、叙述语态等），那么，可以说，从十六世纪末的《金瓶梅》开始，中国小说在“说话”传统模式的僵硬外壳下，其内在叙事形态便已酝酿并发生着新的变化；到了十八世纪，尤其是到了《红楼梦》出现，这一新变更加明显，更加深刻，从而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②。《红楼梦》虽然仍未完全脱去旧的传统小说形式外衣（尽管这外衣已很不合身，穿起来捉襟见肘），跨进现代小说门槛，但其叙事的内在形态和内在“意味”，却往往与现代形态小说息息相通。对此，不少中外学者早已有所论及，或有所感悟。

学贯中西的吴宓先生曾经说过：“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盖文章美术之优劣短长，本只一理，中西无异。”^③此说虽略嫌笼统，缺乏分析，但确系有过比较的真切感受。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先生则认为：“《红楼梦》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符合近代小说概念的著作。《红楼梦》的创作方法是无与伦比的。十九世纪以来欧美文学或‘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没有超过它的范围。”^④这些看法未必十分准确（甚至带点偏激），但的确包含着真知，尤其提出“《红楼梦》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符合

①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第122～123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于《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338页。

③ 《〈红楼梦〉新谈》，引自《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1页。

④ 摘引自《一九八二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综述》，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近代小说概念的著作”这一论断，更是很有见地，值得认真研究。无独有偶，美籍学者夏志清先生也说：“假如我们采用小说的现代定义，认为它是与史诗、史实重述，以及传奇故事（Romance）有别的一种叙事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小说在十八世纪的一部作品中，才迟迟找到它的正身，而这部书恰巧是它成就最高的杰作”——《红楼梦》，尽管它“在形式和风格上仍是折衷的”^①。在这里，夏先生是从叙事形态或小说本体的角度，把“现代定义”的小说与传统“史诗”、“史实重述”（相当于我国的历史演义之类）、“传奇故事”（包括以讲故事为最高旨趣的故事小说）等叙事形式区别开来，从而肯定《红楼梦》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基本上符合“小说的现代定义”的“杰作”（而“形式和风格上”仍带一定“折衷”性）。我以为这一论断，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生活在相对稳定、闭关锁国的康（雍）乾时代的曹雪芹，大概不会读过西方小说的原版或译本（至少迄今未发现过这方面的一点蛛丝马迹），外来影响当然无从谈起。但小说形态、小说艺术之“理”（原理或规律），“中西无异”，中西相通；曹雪芹从自己对生活独特的体味感受和审美把握出发，为探索与《红楼梦》“新奇别致”内容尽可能相适应的表现方式或艺术形式，他凭着自己的天才和直感，“悟”出了这个“理”，因而才能独领风骚，得风气之先，在传统小说叙事形态仍风行一时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写出了这部基本上符合“小说的现代定义”、从叙事形态到叙事旨趣以至叙述方式上都颇具现代意味的伟大作品。某些方面，《红楼梦》甚至比晚清有的所谓“新小说”还要“新”得内在，“新”得深刻，“新”得自然，“新”得有味；而它问世的时间，却比晚清的“新小说”早了一个多世纪。

在小说创作上，曹雪芹是一个早熟的天才，《红楼梦》是一部超越了特定时代的旷世奇书——它不仅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形式风格也兼容并包，给我们留下了一座蕴藏丰富、难以穷尽的艺术宝库。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不同方法解读它，都将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即使同一时代的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解读它，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体验和心得。

拙著《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以下简称《新论》）

^① [美]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译文见《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刘世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3页。



于1995年5月出版以来，曾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得到一些鼓励和评论。弹指一挥间，十五六年过去了。今天重新审视此书，虽无自悔旧作之意，确有深感不足之憾——这正说明时代在前进，“红学”也在前进。作为一个《红楼梦》研究者，自当与时俱进，奋起直追，绝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这本《红楼梦叙事论稿》（以下简称《论稿》），是在《新论》基础上的扩充和重写，它融入了笔者十多年来对《红楼梦》叙事问题一些新的思考心得和研究成果。比之《新论》，《论稿》新增了正文四章和附录两篇，原有章节和附文（两篇）除个别有所调整或取舍外，其余也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或修订；全书篇幅大有增加，体例也有改变，庶几论述框架更趋于系统，论述内容更贴近实际（《红楼梦》叙事文本实际）。在一定意义上，把《论稿》视为一部新著，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是，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任何时候，个人的识见和水平总是十分有限的，个人的著作主观上虽力图做得更好一些，其客观效果则未必尽如人意。我的这本《红楼梦叙事论稿》，尽管在原来旧著基础上可能略有寸进，然而它又将会出现新的问题，存在新的不足，因此更恳切期待读者和专家提出新的批评，给予新的帮助。

第一章

《红楼梦》叙事观念的更新与叙事文本的嬗变

一 叙事观念的更新

如果我们可以说《红楼梦》实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第一部巨著”^①，或者更准确点说，是我国第一部近于现代定义小说的长篇叙事文本，那么，其叙事形态、叙述方式等方面对传统的突破或变革，是与其叙事观念上的更新分不开的（尽管还有其他种种原因），这主要表现在真假观念和“大旨谈情”两个方面。

（一）《红楼梦》的真假观念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与虚妄倾向，从真假辩证关系上确立了小说的叙事虚构性质

按小说的现代定义，小说应是有别于一般“史实重述”或史实演绎以及一般“传奇故事”的叙事虚构作品。英语中，小说（Fiction）一词即含有虚构、杜撰等义。迄今，我们称小说为叙事虚构作品，便是沿用并引申了英语“小说”一词的含义。当然，小说的叙事虚构方法多样，形态不一，凡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叙事虚构，都不是主观随意的向壁虚构、凭空杜撰，在不同含义、不同程度上，都“和生活之间必须要有可以认知的关系”^②，

① 〔美〕唐德刚：《海外读红楼》，《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

②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第236～237页。



或是生活的真实再现，或是生活的曲折投影，或是生活的抽象变形，如此等等。但是，不管是什么方法、形态的叙事虚构，归根结蒂都带有一定假定性（只是假定的性质、程度有所不同），都是一种假中之真即艺术真实，绝不等于“一种事实上的真实”或“狭义的历史真实”^①。而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小说界限比较模糊，往往与经史子集和各种丛杂语录混淆不清，其中尤以“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②。历来小说家被称为“稗官”，小说被称为“稗官野史”或“正史之余”（《今古奇观》序）、“国史之补”（《醒世恒言》序），认为小说“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③；历来小说评点家往往也以盲左腐迂或史家笔法、史传笔法，作为评价小说家或小说作品的最高标准和最高赞誉。这种把小说混同于历史、“志传”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影响所及，直至明清，从而形成了中国小说，尤其是“说话”体小说的“史传”传统。这首先表现为小说中“讲史”的极度兴盛，其中，既有“稗官之近正者”、“全要把作正史看”^④的《东周列国志》之类近于正史、信史的“小说”，也有“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⑤的《三国演义》等一大批历史演义。历史演义中，不仅史实重于虚构，且两者往往未能融为一体，反而搞得史不像史、小说不像小说。章学诚云：“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惑乱……”^⑥章氏一概否定历史演义中的艺术虚构虽失之偏颇，但《三国演义》式的七实三虚，实者近于信史，虚者近于传奇，的确难以协调统一，反易使人“惑乱”。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不单表现在“史实重述”或历史演义之类的“讲史”作品中，即使在其他某些非“讲史”题材（包括似史非史演义）的小说里，往往也存在一种攀附史实、附会史实、假借史实或杜撰史实为叙事虚构张本的倾向。《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但其异想天开的神魔故事却攀附于唐玄奘印度取经的史实；《封神演义》“似志

①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第236～237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杂事之属”条。

③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

④ 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订正东周列国志善本读法》。

⑤ 刘廷玑：《在园杂志》。

⑥ 章学诚：《丙辰札记》。